

恐懼外星襲地球 科幻小說助思危

仁大開講

假如有一天，太陽系不再宜居，人類會如何應對？或許有人會研發火箭，像伊隆·馬斯克(Elon Musk)那樣，帶著富人前往其他星系；或許也有人離不開地球，索性將地球變做飛船，搬家似的遷移到別的星系，哪怕耗盡世上所有人力物力。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家劉慈欣，就在其短篇作品《流浪地球》中提出了後者那種想像。

不但如此，劉氏聞名中外的長篇作品《三體》，更進一步設想人類逃不出去的險境。假如在浩瀚宇宙，比人類世界更高等的文明確實存在，而他們決意殖民地球，人類又有何對策？作者結合科學和社會學等範疇的理論，提出「黑暗森林法則」，讀之使人沉吟深思。居安思危，是讀科幻小說的重要意義之一。

優秀的科幻小說對於危機的想像，絕非無病呻吟，反而往往指向時事，引領讀者關心現實社會。科幻文學批評家蘇恩文(Darko Suvin)就認為，科幻小說描寫的是擬換的現實(alternative realities)。通過各種文學技巧，作家虛構一個與現實世界異中有同的平行時空，從而引領讀者作比較聯想，重新認識當下社會。

就以《三體》為例，讀者當然可以按照字面，將故事解讀為人類對於外星人來襲的恐懼及其對策。然而，對世界歷史和國際政治稍有認識的讀者，似乎也從中看出，小說隱指帝國主義與當前國際政治關係的意涵。小說當中，人類那種為求生存，不設道德底線的想法從何而來？就來自小說家設想的，只能拚



《流浪地球》被改編成電影，圖為電影道具。資料圖片

個你死我活，這種零和遊戲的語境之中。

據說，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愛好此書。由此看，閱讀中文科幻小說，思考這種文類為何愈來愈受關注，對於我們了解當代中國思想，乃至世界文化動向，都具有深刻的意義。

廣闊文化視野，除了閱讀中文科幻小說外，研習漢語經典英譯本也有幫助，下期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將為大家解說。



香港樹仁大學
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

何嘉俊博士(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，畢業於中文大學中文系，研究興趣為中文科幻小說、台灣文學等。)

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

古道今談

孔子說：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(《論語·子罕》)這是理想政治人格的寫照。才與德雖然同樣重要，但德為首出是應然的，故孔子說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(《論語·憲問》)「德」用以對治氣性，表現利他精神，能以小我成全大我，願意先公而後私。如以利益為首出，不離個人的利害計較，則不論如何言善行善，總歸為孟子所言帶着功利性質的「行仁義」(《孟子·離婁下》)，斷不會出現捨生取義的大仁大勇。

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，除了出使外國能不辱君命，保護國家尊嚴和利益之外，能殺身成仁以護持國族者，最值得肯定。這些氣節之士稱之為忠烈，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。

氣節自持，是孔子對從政者的重大道德要求。孔子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殺身成仁是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」(《論語·子罕》)的表現，是德性重於形軀生命的明證，是仁者必有勇的註腳。

有志從政者，修己治人，化民成俗，乃分所應為。孔子以齊景公和伯夷叔齊作了對比，說「齊景公有馬千驥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？」(《論語·季氏》)齊景公貴為一國之君，有賢不能用，如早年對身處齊國的孔子，本有任用之意，然舉棋不定，最後竟以自己年老為由而不用(見《論語·微子》)，難怪齊國力雖強(有馬千驥，即千輛戰車)，然於化民無功，故百姓在其身後無德可稱，乏善可陳。伯夷叔齊為商末周初的隱士，到孔子之時仍受人稱道。孔子說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叔齊與！」(《論語·微子》)又說：「伯夷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」(《論語·公冶長》)，無怨無尤，求仁得仁，乃「古之賢人」(《論語·述而》)，孔子的肯定和讚賞，就是對氣節的歌頌，對歲寒松柏的推崇。

鄧立光

(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學院國學中心主任、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、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)

官辦旅館 私人開店

燦爛的中國文明

在交通和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，我們旅行期間住宿，會入住酒店、民宿。那麼在古代，旅客又如何解決住宿問題呢？

古代中國，民眾出行，多數在旅館投宿。旅館有很多名稱，如客舍、客館、逆旅、賓館、客棧、旅店、旅舍等。受小說、影視作品影響，今人多稱古代中國旅館為「客棧」。中國的旅舍有其發展過程。《周禮》記載距今約三千年前西周時期的「國野之間」，每隔十里設「廬」、三十里設「宿」、五十里設「市」，都是供行旅之人歇宿休息之處，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旅舍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各國交往頻繁，諸侯國紛建賓館以接待外來人員，使旅館業迅速發展。

至漢代，稍具規模的旅館多設有車馬廄和寄存貨物的棧舍，客人進館可以停車留宿，並由旅館人員負責餵飼馬匹。在唐代，文化經濟發達，中外交往頻繁，旅客人數大增，旅館業更為興旺，開始出現「館」和「店」的分野，前者通常指較大規模

的官辦旅館，後者則是民間自辦的私人旅店。

隨着商品經濟發展，宋代旅館業也呈現繁榮。元代中外交通大盛，在交通要道上廣設驛站，供旅客住宿。明朝時，大規模的私營旅店趨向綜合性發展，除了食宿外，還增加了藝術表演和其他服務，以吸引旅客。明清時期，商人到其他地方經商，同鄉商人每多在異地共同建立會館，作為同鄉聯誼、文娛、住宿之用。會館後來成為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重要一環。

旅館是各方往來停歇之處，自然成為了收發資訊、人馬聚集交流的場所，衍生出許多傳奇故事，當中俠客故事尤其吸引。比較著名的有《水滸傳》中孫二娘在十字坡開設包子客棧，專賣人肉包子，幾乎殺了武松。

直接以「客棧」命名的影視作品，不能不提1967年的經典武俠電影《龍門客棧》。這部電影深受歡迎，影響所及，華人社會的古裝影視作品中，供旅客住宿的地方大多稱為「客棧」。「客棧」一詞，在文化上已超出旅行投宿的範疇了。

中國文化研究院

(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年，旨在弘揚中國文化，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。)

藏富於民 先富後教

古經今品

在過去兩期，本欄討論了孔子的「個人財富觀」；今期轉一轉話題，討論孔子的「社會財富觀」。前者指的是一個人怎樣看待自身的財富；而後者指的是社會上的財富應如何產生、積存、分配、運用等。孔子主張「藏富於民」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，一切以人民利益為本。

有一次，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有若：「今年五穀歉收，國家財用不足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有若回答說：「為什麼不實行十分取一的稅法呢？」魯哀公說：「實行十分取二的稅法，我還嫌不夠用，怎麼能實行十分取一的稅法呢？」有若回答說：「如果百姓用度足，國君又怎麼會用度不足呢？如果百姓用度不足，國君又怎麼會用度足呢？」寧可政府支出緊縮些，也要保證人民有足夠的錢糧過日子，因為國家的根本在人民，這是一種可貴的「民本」思想。

《論語》還有一段記載：「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『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

攻之可也！』」季康子是一個諸侯國的大夫，財富比身為王室重臣的周公更多，但仍搜刮聚斂，下對不起人民，上對不起國君。再求不去勸阻季康子，還要為虎作倀，替他四出搜刮錢財，難怪孔子大怒，不認他作弟子，還要求弟子們一起去聲討他！

那麼，要是人民富起來了，治國者又該怎麼辦？《論語》記載了孔子和冉有的一番對話，點出了「先富後教」的治國方略。話說孔子到衛國，冉有為孔子駕車。孔子說：「人口真多啊！」冉有說：「人口既多了，接着要怎樣做？」孔子說：「使人民富起來。」冉有說：「人民富起來了，接着要怎樣做？」孔子說：「教育他們。」

輔佐齊桓公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」的管仲，有一句名言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」孔子當然也明白，人民如果沒有富足的日子，空談「教化」是沒有基礎的。因此，孔子認為當政者應先使人民富足起來，條件成熟了，便教育他們，使人民有知識、懂禮儀、尚道德。這樣就能建構一個和諧有序的理想社會。

施仲謀(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、系主任)

李敬邦(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)

中華經典名句

智者自知，仁者自愛。

出處與釋義

上面的經典名句，出自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，又見於《荀子·子道》，是顏回對老師孔子提問「智者」、「仁者」有何應有表現的回應。全句的意思是：有智慧的人一定了解自己(然後才可以了解其他人)，寬厚仁慈的人必然懂得愛惜自己(然後才懂得關愛別人)。



釋義及應用由招祥麒校長、朱崇學老師、許志榮老師、謝向榮博士撰寫，教育局修訂，書法由羅澄波校長撰寫。

體悟與應用

「智」與「仁」，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同為「三達德」(仁、智、勇)及「五常」(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)之一。所謂「智」，指能夠明白事理的做人智慧；至於「仁」，則指能夠懷抱萬物的關愛之心。

據《孔子家語》與《荀子》記載，孔子曾向學生提問：有智慧的人、有仁德的人，到底應有何表現？顏回答道：「智者自知，仁者自愛。」認為智者應該了解自己，仁者應該愛惜自己。孔子認同顏回的說法，人能夠做到自知自愛，才算是真正明白道理的君子。

為什麼君子應當自知自愛呢？因為儒家認為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皆應以修身為本，惟有做好個人本分，才能循序漸進去推己及人，使天下「止於至善」。故此，《論語》載孔子一再強調君子必先求做好自身，懂得自知、自愛、自律、自重，然後才可以推己及人，懂得知人、愛人、助人。

如果連自己本分也做不好，還如何期望有能力去兼顧身邊人？這好比一個體弱多病的人，一心想救急扶危，只能徒嘆力不從心了。因此，真正的智者不但能體會別人的想法，也必然對自己有充分的認識；真正具備仁德的人不但懂得愛護別人，也必然愛惜自己，努力做好自身應有的責任。